

老舍幽默詩文集

論語叢書

老舍幽默詩文集

時代圖書公司印行

老舍幽默詩文集

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初版

實價七角

著作者 老舍

發行者 時代圖書公司

上海福州路

中市三百號

有 所 權 版

序

不斷的有人問我：什麼是幽默？我不是美國的幽默學博士，所以回答不出。

可是從實際上看，也能看出一點意思來，雖然不見得正確，但『有此一說』也就不壞。有人這麼說：『幽默就是諷刺，諷刺是大不該當；所以幽默的文字該禁止，而寫這樣文字的人該殺頭。』這很有理。殺頭是好玩的事。被殺者自然也許覺到點痛苦，可是死後或者也就沒什麼了。所以說，這很有理。

也有人這麼說：『幽默是將來世界大戰的總因；往小處說，至少是文藝的致命傷。』這也很有理。凡是一句話，就有些道理，故此語也有理。

可是有位朋友，大概因為是朋友，這麼告訴我：『幽默就是開心，如電影中的胖哈台與瘦勞萊，如國劇中的打沙鍋與瞎子逛燈，都是使人開心的玩藝。』

笑爲化食糖，所以幽默也不無價值。」這很有理，因爲我自己也愛看胖哈台與瘦勞萊。

另一位朋友——他去年借了五十塊錢去，至今沒還給我——說：「幽默就是討厭，貧嘴惡舌，和說『相聲』的一樣下賤！」這很有理。不過我打算告訴他：『五十塊錢不要了。』這也許能使他換換口氣。可是這未必實現；那麼，我得說他有理；不然，他更不願還債了。萬一我明天急需五十元錢呢？無論怎樣吧，不得罪人爲妙。

這些都很有理。只有王二哥說的使我懷疑。他是喝過不少墨水的人，一肚子莎士比亞與李太白。他說：「幽默是偉大文藝的一特徵。」我不敢深信這句話，雖然也覺得怪有理。

更有位學生，不知由哪裏聽來這麼一句：「幽默是種人生的態度，是種寬宏大度的表現。」他問我這對不對。我自然說，這很有理了。學生到底是學生，他往下死釘，『爲什麼很有理呢？』我想了半天纔答出來：『爲什麼沒有

理呢？」

以上各家之說，都是近一二年來我實際聽到的，按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的公式，大家都對——說誰不對，誰也瞪眼，不是嗎？

此外我還見到一些理論的介紹，什麼西班牙的某人對幽默的解釋，什麼東班牙的某太太對幽默的研究，……也都很有理；西班牙人說的還能沒理麼？

我管保你能明白了何爲幽默，假如你把上面提到那些說法細琢磨一下。設若你還不明白，那麼，不客氣的說，你真和我一樣的胡塗了。

說起『胡塗』來，我近幾日非常的高興，因爲在某畫報上看見一段文字——題目是『老舍』，裏邊有這麼兩句：『聽說他的性情非常胡塗，抽經抽得很厲害。從他的作品看來，說他性情胡塗，也許是很對的。』『抽經』的『經』字或者是個錯字，我不記得曾抽過書經或易經。至於『性情非常胡塗』，在這個年月，是很不易得的誇讚。在如今文明的世界，朋友見面有幾個不是『嘴裏說好話，腳底下使絆兒』的？彼此不都是暗伸大指，嫉羨對方的精明，而自己

拉好架式，以便隨時還個『窩裏發炮』麼？而我居然落了個『非常胡塗』，我大概是走好運了！

有了這段胡塗論，就省了許多的麻煩。是這麼回事：人們不但問我，什麼是幽默；而且進一步的問：你怎麼寫的那些詩文？你為什麼寫牠們？誰教給你的？你只是文字幽默呢，還是運行為也幽默呢？我沒法回答這些問題，可是也沒法子只說『你問的很有理，』而無下回分解。現在我有了辦法：『這些所謂的幽默詩文，根本是些胡塗東西——從他的作品看來，說他性情胡塗，也許是很對的。』設若你開恩，把這裏的『也許』除去，你也就無須乎和個胡塗人搗亂了。你看這乾脆不？

這本小書的印成，多蒙陶亢德與林語堂兩先生的幫忙，在此聲謝；禮多人不怪。

舍貓小球昨與情郎同逃，胡塗人有胡塗貓，合併聲明。

老舍
狗年春初，濟南。

目次

詩

救國難歌	二一六
戀歌	七一〇
長期抵抗	一一一四
致富神咒	一五一七
賀論語週歲	一八一九
痰迷新格	二〇一二
勉「舍」弟「舍」妹	二三一二四
國難中的重陽(千佛山)	二五—三三
教授	三四—三六
希望	三七—三九

文

祭子路岳母文·····	四一—四四
一天·····	四五—五三
晝寢的風潮·····	五四—五六
當幽默變成油抹·····	五七—六三
天下太平·····	六四—六五
不遠千里而來·····	六六—七六
吃蓮花的·····	七七—八〇
買彩票·····	八一—八四
有聲電影·····	八五—九〇
科學救命·····	九一—九三
特大的新年·····	九四—九六
討論·····	九七—一〇一

新年的二重性格·····	一〇二—一〇四
自傳難寫·····	一〇五—一〇七
一九三四年計劃·····	一〇八—一一〇
記懶人·····	一一一—一一九
狗之晨·····	一二〇—一二三〇
新年醉話·····	一三一—一三三
抬頭見喜·····	一三四—一三八
寫信·····	一三九—一四〇
辭工·····	一四一—一四五
不食無勞·····	一四六—一四七
爲被拒遷入使館區八百餘人上外交總長文·····	一四八—一四九
到了濟南·····	一五〇—一六一
大發議論·····	一六二—一七〇

詩

救國難歌

有信爲序

編輯先生：謝謝賜寄論語第四期，已看過轉送，以廣流傳。所欠郵資五分暫不奉償，等湊個整數再說——決不至因此而希望有人先『共』了論語的產，請放心！昨夜偶得一夢，夢見自來水筆生花；醒來決定成傑作一篇，而且要是詩；以前對於詩固十分 outline（譯爲「外行」）也。信筆寫來，果然不錯，雖無一『喲』一『呀』，而實具古典浪漫寫實普羅各派各家之美，空前正如絕其後！鈔好附呈，務祈刊登，以開全世界詩藝之新途徑，利莫大焉！不附奉郵票，如「務」不刊載，祈善意的擲于廢紙筐內，以免糾紛，而減麻煩，實初

幽便；卽祝

默祺！

老舍敬啓。

附傑作一篇。

此篇是詩，如有嫌牠不像詩的，請稱之爲賦也好。賦者鋪也——文心雕龍，詮賦——如鋪
被窩什麼的。

我也曾想賣掉三畝田，

白坐火車到南京把款遞；

一家大小愛國情若狂，

東村吆喝到西村裏；

鄉紳村長全都沒有富餘錢，

似乎鄉下財神確是那位山東姓『梁』的。

我也曾『法西司蒂』過八九天，

黑衫黑褲黑色瓜皮小帽履，

怎奈天生不是高鼻樑，

越看越不像莫索里尼的盟兄弟！

我也曾練過國術洪拳與大刀，

貼上膏藥，胳膊還是擡不起，

也許肚裏缺油身太虛？

還是應當改練八卦與太極？

我也曾贊助以梅爲國花，

好去踏雪尋梅在沙漠大戈壁。

我也曾提倡東封泰嶽爲國山，

『泰山石敢當』，媽的，姜太公在這裏！

可是望梅止渴總成空，

南天門上新鮮的不過是空氣。

我也曾高捧活佛的大腳鴨，

真咒真經一字不解真正瞎咕唧。

我也曾尊孔崇經身修天下平，

回也不恐，到底癆病三期將而立！

我也曾燒香磕頭給馬克斯，始終是不懂種種意識與經濟。

我也曾學着甘地水米不打牙，

本來肚子就發空，絕食便更了不的！

我也曾崇拜博士梅蘭芳，

汾河灣的確應當作國戲；

藝術救國美雅又高明，

可惜洋炮洋槍就是男扮女裝也無益。

我也曾文學革命，革命文學，趙錢孫李罵一場，

結果是家兄至今仍看石印的小五義。

思來想去到底無主張，

是否轆轤飢腸應放幾個連珠大國屁？

問地地不語，問天天不言，

怎麼救國這麼不大老容易?!?!?!?

嘔，是了，莫非我是糊塗蟲？

要不然就是老大中華沒交好運氣？

戀歌

自從夢筆生花，才思騰富，真乃風聲鶴唳，草木皆詩，信手拾來，俱饒奇戀。現已將瓜皮小帽換爲桂冠，特此聲明，謹防假冒。

自從那天我看見您，姑娘，

我才開始覺得了生命。

您看，往常一頓吃四個饅饊，

那天，我吃了整整一個鍋餅；

我那憧憬之胃，正如那歇司特力之心，

從那天起，一齊十二分的發痛！

您那滿身的曲線，和

那雙安琪兒的眼睛、